

沈从文
著

汪钰元
绘

我自 故乡来

沈从文精品散文集

时代文艺出版社

沈从文
著
汪钰元
绘

我自 故乡来

沈从文精品散文集

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沈从文精品散文集：我自故乡来 / 沈从文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9.2

ISBN 978-7-5387-5987-7

I. ①沈… II. ①沈…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19652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出版监制 刘峰
产品经理 陈守卫
责任编辑 方伟
助理编辑 胡军
装帧设计 朱镜霖
排版制作 新兴工作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沈从文精品散文集：我自故乡来

沈从文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 / tlap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87mm × 1092mm 1 / 32 字数 / 151千字 印张 / 8.25

版次 / 2019年2月第1版 印次 /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4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朝赶车流，都是匆匆人群；夜灯辉煌，还是忙碌身影。怀揣或大或小梦想的我们，在都市为生活而甘愿辛苦；然而回首时光，也是半生出走半生漂泊。周遭繁华，心却仿佛无所归处。返身故乡旧土，虽然乡音依旧，却大都已变得陌生，往昔不能再追回。不禁若有所失，自问何处才是心居归所。人生多有相似，也同问所往所归，于是汇编成此系列图书，共同“忆昔寻心”，通过与文学大师同质而不同样的“故乡”追忆，看半生归来，虽依然漂泊，但心有所寄、行有所念，能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吾乡”系列图书包括：湘西世界构筑者沈从文《我自故乡来》，著名水彩画家汪钰元先生配图；游子作家余光

中《远望可以当归》，知名江南画家季全保先生配图；文艺大师丰子恺《若爱世界都可爱》，丰先生“人间情”漫画配图；人民艺术家老舍《人老舍不得》，著名风俗画家卞家华先生配图。让我们和文学大师共返往昔生活，和知名画家共追旧日流光。

本系列图书所选篇目立足“经典”。诸位文学大师没有一成不变的故乡，也没有偏居一隅，他们对故乡的回忆和叙写，也是在反复确认心中故乡的流逝和故乡人情世事的变迁。余光中先生的“浪子游”与“逍遥游”，沈从文先生对湘西凤凰淳朴风情和边民野性简单生活的描绘，丰子恺先生对“石门湾”的旧日追忆和生活历数，老舍先生对山东的“齐鲁写作”和北平的“京味写作”都是思系故乡故人。书中所选名家画作立足“追忆”，意在拓展读者对旧生活的记忆厚度，看过风采殊胜的多样绘笔，在故乡情愫之上更多几

分体验顿悟。

在选篇过程中，编者尽力综合各位名家多种作品集，精选名篇成书，品读人生韵味。所选作品时间跨度长，所载版本多，流传至今稍有不同；诸大家不同阶段行文用词也多有变化，或另有修订。为读者阅读方便，故选文时，编者依据较为流行全本，并尽可能参阅其他版本加以合校。“物有甘苦，尝之者识”，编者虽竭力尽心，然由于水平所限，对于书中可能存在的错漏之处，烦请读者不吝指正。

编者

2018年12月

目录

流水几何时

第一辑

我的家庭	3
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6
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	25
往事	42
炉边	50
我的小学教育	58
过柳林岔	73

苍生何茫茫

第二辑

我所生长的地方	79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86
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	103
鸭窠围的夜	111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123
老伴	132
滕回生堂的今昔	143
虎雏再遇记	152

湘西明在眼

第三辑

市集	167
凤凰	173
常德的船	195
沅陵的人	209
白河流域几个码头	227
湘西苗族的艺术	236
泸溪·浦市·箱子岩	245

第一辑

流水几何时

我的家庭

咸同之季，中国近代史极可注意之一页，曾左胡彭所领带的湘军部队中，箠军有个相当的位置。统率箠军转战各处的是一群青年将校，原多卖马草为生，最著名的为田兴恕。当时同伴数人，年在二十左右，同时得到满清提督衔的共有四位，其中有一沈洪富，便是我的祖父。这青年军官二十二岁左右时，便曾作过一度云南昭通镇守使。同治二年，二十六岁又作过贵州总督，到后因创伤回到家中，终于便在家中死掉了。这青年军官死去时，所留下的一份光荣与一份产业，使他后嗣在本地方占了个较优越的地位。祖父本无子息，祖母为住乡下的叔祖父沈洪芳娶了个苗族姑娘，生了两个儿子，把老二过房作儿子。照当地习惯，和苗人所生儿女无社会地位，不能参预文武科举，因此这个苗女人被远远嫁去，乡下虽埋了个坟，却是假的。我照血统说，有一部分应属于苗族。我四五岁时，还曾回到黄罗寨乡下去那个坟前磕

过头，到一九二二年离开湘西时，在沅陵才从父亲口中明白这件事情。

就由于存在本地军人口中那一份光荣，引起了后人对军人家世的骄傲，我的父亲生下两岁以后过房进到城里时，祖母所期望的事，是家中再来一个将军。家中所期望的并不曾失望，自体魄与气度两方面说来，我爸爸生来就不缺少一个将军的风仪。硕大，结实，豪放，爽直，一个将军所必需的种种本色，爸爸无不兼备。爸爸十岁左右时，家中就为他请了个武术教师同老塾师，学习作将军所不可少的技术与学识。但爸爸还不曾成名以前，我的祖母却死去了。那时正是庚子联军入京的第三年。当庚子年大沽失守，镇守大沽的罗提督自尽殉职时，我的爸爸便正在那里作他身边一员裨将。那次战争据说毁去了我家中产业的一大半。由于爸爸的爱好，家中一点较值钱的宝货常放在他身边，这一来，便完全失掉了。战事既已不可收拾，北京失陷后，爸爸回到了家乡。第三年祖母死去。祖母死时我刚活到这世界上四个月。那时我头上已经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没有庚子的战争，我爸爸不会回来，我也不会存在。关于祖母的死，我仿佛还依稀记得我被谁抱着在一个白色人堆里转动，随后还被搁到一个桌子上去。我家中自从祖母死后十余年内不曾死去一人，若不是我在两岁以后做梦，这点影子便应当是那时唯一的记忆。

我的兄弟姊妹共九个，我排行第四，除去幼年殇去的姊妹，现在生存的还有五个，计兄弟姊妹各一，我应当在第三。

我的母亲姓黄，年纪极小时就随同我一个舅父在军营中生活，所见事情很多，所读的书也似乎较爸爸读的稍多。外祖黄河清是本地最早的贡生，守文庙作书院山长，也可说是当地唯一读书人。所以我母亲极小就认字读书，懂医方，会照相。舅父是个有新头脑的人物，本县第一个照相馆是那舅父办的，第一个邮政局也是舅父办的。我等兄弟姊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个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我的教育得于母亲的不少，她告我认字，告我认识药名，告我思考和决断——做男子极不可少的思考以后的决断。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

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我能正确记忆到我小时的一切，大约在两岁左右。我从小到四岁左右，始终健全肥壮如一只小豚。四岁时母亲一面告给我认方字，外祖母一面便给我糖吃，到认完六百生字时，腹中生了蛔虫，弄得黄瘦异常，只得每天用草药蒸鸡肝当饭。那时节我就已跟随了两个姐姐，到一个女先生处上学。那人既是我的亲戚，我年龄又那么小，过那边去念书，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节较少，坐在她膝上玩的时间或者较多。

到六岁时，我的弟弟方两岁，两人同时出了疹子。时正六月，日夜皆在吓人高热中受苦。又不能躺下睡觉，一躺下就咳嗽发喘。又不要人抱，抱时全身难受。我还记得我同我那弟弟两人当时皆用竹簟卷好，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中阴凉处。家中人当时业已为我们预备了两具小小棺木搁在廊下。十分幸运，两人到后居然全好了。我的弟弟病后家中特

别为他请了一个壮实高大的苗妇人照料，照料得法，他便壮大异常。我因此一病，却完全改了样子，从此不再与肥胖为缘，成了个小猴儿精了。

六岁时我已单独上了私塾。如一般风气，凡是私塾中给予小孩子的虐待，我照样也得到了一份。但初上学时我因为在家中业已认字不少，记忆力从小又似乎特别好，比较其余小孩，可谓十分幸福。第二年后换了一个私塾，在这私塾中我跟从了几个较大的学生，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塾师的方法，逃避那些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我间或逃学，且一再说谎，掩饰我逃学应受的处罚。我的爸爸因这件事十分愤怒，有一次竟说若再逃学说谎，便当砍去我一个手指。我仍然不为这话所恐吓，机会一来时总不把逃学的机会轻轻放过。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

我爸爸平时本极爱我，我曾经有一时还作过我那一家的中心人物。稍稍害点病时，一家人便光着眼睛不睡眠，在床边服侍我，当我要谁抱时谁就伸出手来。家中那时经济情形还很好，我在物质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亲戚小孩似乎都好得多。我的爸爸既一面只做将军的好梦，一面对于我却怀了更大的希望。他仿佛早就看出我不是个军人，不希望我作将军，却告诉我祖父的许多勇敢光荣的故事，以及他庚子

年间所得的一份经验。他因为欢喜京戏，只想我学戏，作谭鑫培。他以为我不拘做什么事，总之应比作个将军高些。第一个赞美我明慧的就是我的爸爸。可是当他发现了我成天从塾中逃出到太阳底下同一群小流氓游荡，任何方法都不能拘束这颗小小的心，且不能禁止我狡猾的说谎时，我的行为实在伤了这个军人的心。同时那小我四岁的弟弟，因为看护他的苗妇人照料十分得法，身体养育得强壮异常，年龄虽小，便显得气派宏大，凝静结实，且极自重自爱，故家中人对我感到失望时，对他便异常关切起来。这小孩子到后来也并不辜负家中人的期望，二十二岁时便作了步兵上校。至于我那个爸爸，却在蒙古，东北，西藏，各处军队中混过，民国二十年时还只是一个上校，在本地土著军队里作军医（后改为中医院长），把将军希望留在弟弟身上，在家乡从一种极轻微的疾病中便瞑目了。

我有了外面的自由，对于家中的爱护反觉处处受了牵制，因此家中人疏忽了我的生活时，反而似乎使我方便了好些。领导我逃出学塾，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希奇¹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这人是我一个张姓表哥。他开始带我到他家中橘柚园中去玩，到城外山上去玩，到各种野孩子堆里去玩，到水边去玩。他教我说谎，用

1 同“稀奇”，后同。——编者注



江中数篷船